



融人道於法制・化關愛爲權益

本社

——法律對社會福利的貢獻

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夠和諧存在與發展，應歸功於法律的貢獻。沒有法律，我們的社會必然會失去存在的基礎，容或能苟存一時，也一定窮亂相尋，沒有融洽和進步的可能。柏拉圖曾說，社會如果沒有法律，野蠻無禮無別於禽獸。中國法家先驅管子也曾感嘆的說：「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，未有夫婦匹配合，獸處群居，以力相征，於是智者欺愚，強者凌弱，老幼孤弱，不得其所。」東西聖哲咸認「有社會須有法律，有法律斯有社會」，二者本質上有相生相成的依存關係。

無疑的民主憲政時代，法律具有排除社會發展障礙、促進生活進步的功能，人性的貪婪利己，唯有法律界定與約束始足以嘉善懲惡、扶貧濟困。自由放任的思想已為時代所淘汰，代之而起的是保護保障的福利思潮，特別是二次世界大戰以還，福利立法已成為各國立法的主流，生存競爭的法則被生存協同的精神所取代，從生存權、工作權、受益權已擴及消費權的保障、福利權的申訴等。以法律來擴大及規範社會福利，已成為當前社會發展的重點所在。

誠然法律有正面、負面的差異，可以成為社會發展的條件 (condition) 或工具 (instrument) 或障礙 (obstacle) 或端賴主、客觀條件、社會狀況與修法者政策取向而定。如果法律不能夠本質誠，立意平，文字明，執行便而詠涵倫理性，誤以社會福利只是權利而沒有義務，只談品享而不談貢獻，必然的會造成政府的負擔，成為進步的累贅。倘若我們不能建立一種社會連帶的共識，篤信予比取更有人生意義，在有工作時要為失業預作安排，在健康時要為病痛先作準備。政府建立就業

安全、社會保險等福利措施，是要讓每個人沒有恐慌和匱乏，無後顧之憂的為國家的整體利益而奮鬥，使得社會福利經費支出，不但不是無底洞的耗費，相反的是維護人力資源，激發個體潛能，添溫馨在里鄰，蘊國力於基層的最有效投資。

在了解了法律可以是社會福利的拉力與推力時，還須注意利如何因時應勢，適時的制定、修正、廢止與配合，走在需要之前，不落時代之後，但回顧四十年來福利法規體系確實還不够完整。特別是很多重要或新興的服務項目，仍未透過法來界定範疇與加速發展，例如就生長歷程言，我們至少要有優生保健法、兒童、少年、老人以及殘障福利法，但衡之實際，少年福利法仍未通過，其他法規雖形雖具，內涵仍待充實；而就生存需要言，至少又要有就業服務、勞動基準、職業安全衛生、職業訓練、勞工福利、社會保險、公共扶助等法，但目前就業安全法、勞工教育法均尚在研擬，其他如志願服務法、社區發展法、社會工作員法等均付闕如，如果這些法欠缺了，民眾就得不到實益；這些法陳舊了，民眾就得不到保障，唯有求全與求新方克有濟，求全是希望該有的都有；求新是希望能與時俱進。而在各種法規的制定中，尤應本著「民眾福祉為先」的政策，建立蒐集、反映民意的體系，引採先進國家的思潮，透過公開的討論與充分的溝通，配合社會發展型態和民眾需求，適時的研擬修訂或廢止，特別是有關立法效率的提升，更為民眾所普遍關切與期望。此外，如何仿效美國，在制定法律之時，包括通過後，推展經費，使之劍及履及，不會因預算編列時限，而有措施推展沒有預算，僱用專業人員欠缺經費的拮据，造成良法美意淪為「畫餅充飢」的不切實際。

翹首國際社會福利學界，本年七月下旬，在西柏林以「法律與福利」為題，舉行國際會議倡引觀念，深入研析，融入道精神於法制，視保護保障為權益，豔羨之餘使我們不禁要振臂疾呼，社會福利該有的法規要有，有了的要好，求精求美，不諱疾忌醫，並進而殷切期盼全民的共識與參與，透過感性的呼籲、理性的表達，在觀點的近似下，促成步伐的一致，使我們社會福利法制將一天比一天健全，民眾福澤一年比一年深厚。